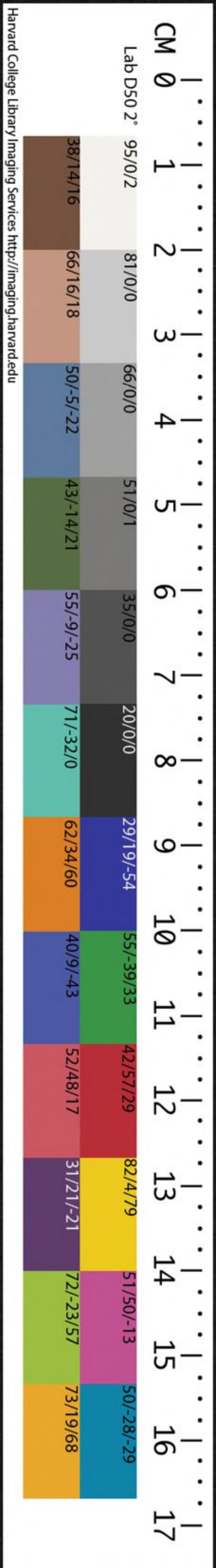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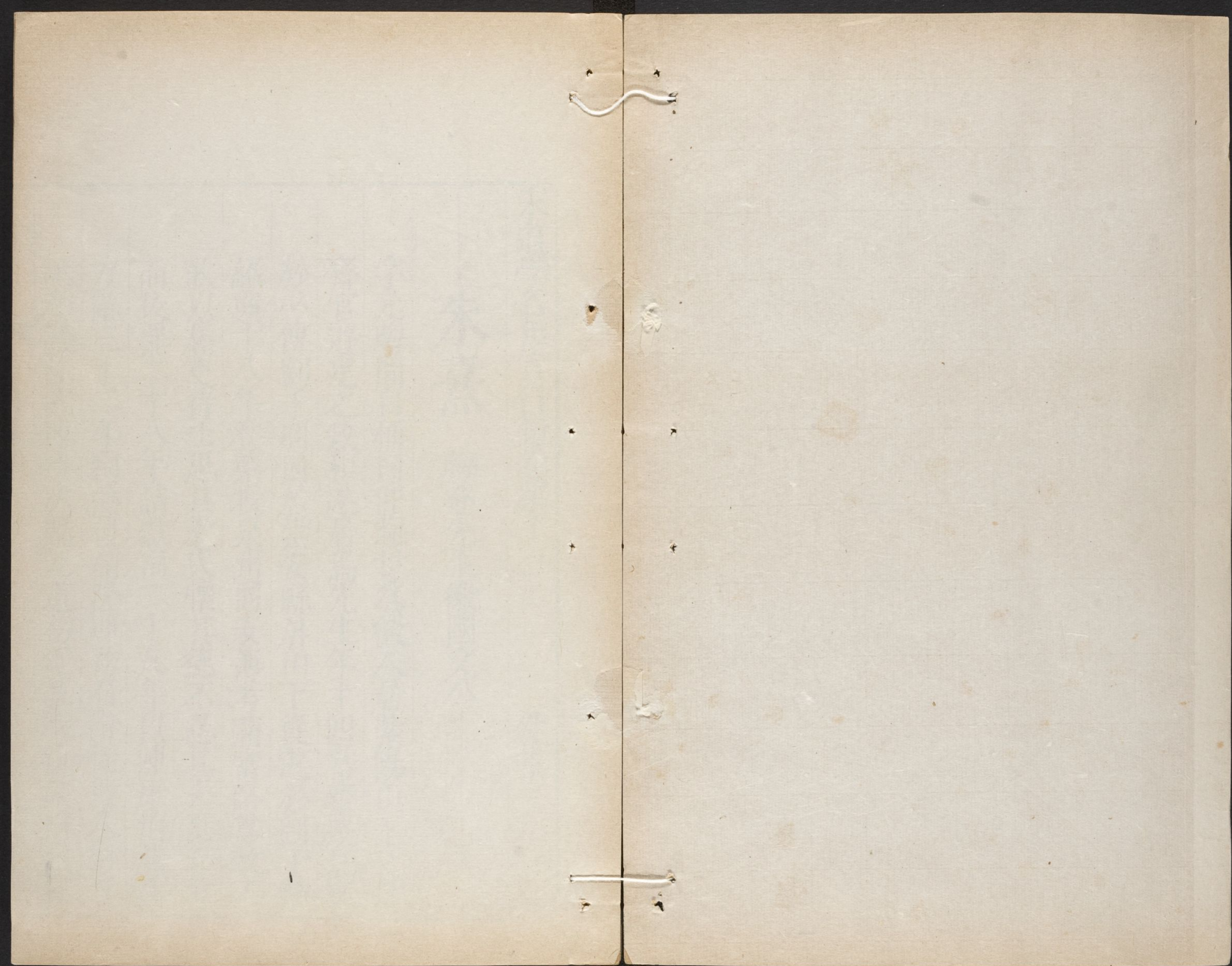
T ChL 2259.5.2943B

11  
6

1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外集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為徽人居紫陽山下父芾  
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芾齋歿託孤  
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  
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  
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  
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  
力辭二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人對力  
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

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  
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  
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  
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  
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  
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  
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  
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蒲除江西倉  
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  
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牯時相改除江西憲  
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

祠蒲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  
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  
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郎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  
挾恨誣奏欺慢遂請詞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  
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  
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  
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  
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官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  
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  
三年乞補蒲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

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  
在潛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煥章待制侍講行且  
辭入奏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  
忤韓侂胄御批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  
閣待制與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  
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  
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從所  
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  
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  
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列從祀

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字於  
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  
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  
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  
神明內腴昔者魯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  
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  
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  
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慙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  
門翱翔兩駟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  
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懽懽真聰

廓開如源之方駿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  
亦不已于德不日新則時子之耻勿謂此耳克之益克  
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  
顏曾是畏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  
桃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木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  
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旣而稟學於三君子  
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  
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  
而歿獨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  
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芾齋雅敬延平  
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  
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  
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  
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甚因以此追求有所省  
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  
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  
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向  
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

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七月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卽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

三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蠻而圖之中原改地不爲吾有乎夫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密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將起召命迺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三執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佞倖方張

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  
虜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  
之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  
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  
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讀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  
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  
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白  
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  
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  
雲政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  
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  
里道中途可停輶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先生答曰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縕要妙難名論謂  
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酌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  
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  
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  
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斃此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  
則其徃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



頗爲後人窺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歿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歿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一小歎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日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一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

辨析毫釐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二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

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

配別立五賢堂

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杰公擇陳子齋

復白鹿書院約聖賢

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旨重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

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亾耻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言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招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有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

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荅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傳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爲次凡

掛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旣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蠖伏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

廟之權非不樂聞讜言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  
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靈廟讐耻而不免畏怯  
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  
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  
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夫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  
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上迎謂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  
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

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  
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  
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  
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偵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藉藉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拱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抆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

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偵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猥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狎奇袤雜進之害宜  
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  
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  
間未能徹其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  
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  
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  
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  
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  
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  
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爲患之  
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容  
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  
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  
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  
醢以契券爲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

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北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

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亾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植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



言行夕十一  
十四  
爲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

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胆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爲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實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

莫貴於循序而致精緻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惶恐拜命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

因免犢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  
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  
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  
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  
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  
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  
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  
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卽降御批與宮觀丞相執  
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  
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

後改滄洲

率諸生行釋奠之禮于先聖先師

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  
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  
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  
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  
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  
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三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  
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  
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  
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  
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

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橐更號遜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歿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比年加以痞隔之証醫者頗用馱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

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震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元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

友紛集窻空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冗一慟萬古  
長辭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  
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在目  
也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  
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  
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  
曲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  
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

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  
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

矣哉

云

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

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  
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  
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

學也

劉彌正  
議謚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  
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  
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探其  
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

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覺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

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  
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  
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  
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  
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  
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  
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  
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  
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又曰某不敢  
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  
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

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藉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追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甫出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藉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sub>云</sub>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

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公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

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着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纔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



言行夕十二  
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義隨文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毋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論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註解少間却被惑亂後

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

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已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某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某覺今年方無疑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去做工夫真箇是

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歿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歿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專學

馬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言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事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乎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

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

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

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藉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

言行外十二  
二十七  
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處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寤或累

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  
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  
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  
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  
後世律尺既亾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  
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  
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  
義鬱而不章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  
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  
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  
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  
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  
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

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  
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  
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  
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  
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  
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恃之以敬也從游之士  
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  
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

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  
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  
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  
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  
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  
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  
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  
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  
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



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烏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並黃勉齋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子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蹉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歎

上全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王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

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其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  
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  
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  
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水  
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駁率聖言鑿  
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麓  
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  
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  
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千  
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  
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  
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  
渾灑磅礴不可涯沃而莫知爲之者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  
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關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  
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  
備大學中庸白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  
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

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  
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  
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  
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  
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  
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  
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  
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  
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  
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

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  
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篤厚之教其於禮  
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  
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且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  
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  
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  
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  
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  
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家法之深刻乃傳者  
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  
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

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日紀其詳細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亾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折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榛莽之途推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藉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証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

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覺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處亦當攷諸書有所証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稿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

周衰教失

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

惟有書耳

輔轍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

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愆慊然有不足之意沫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斤不容躡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言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孔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藉下採近

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撰行實

不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外集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  
壽春徙開封今爲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  
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  
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丁父憂  
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編修遷  
著作再遷太者兼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  
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間  
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

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謚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貧而愎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

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

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

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

復須識一君

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



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統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爲統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人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

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分毫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論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裒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疑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沉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徧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  
箴而過將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  
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  
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  
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  
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計秉  
義以飭躬而耻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  
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闕廓  
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  
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

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  
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  
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虚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  
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  
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  
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  
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  
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音騰牋而

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  
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  
道之衰乃至此耶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  
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  
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  
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爲懈至於氣  
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

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因爲深恨然於  
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

其誨我亦諄諄矣

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這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  
曾仔細研究如闡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仔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  
且洽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  
要作治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

所以看養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學易只是見得淺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正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渙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

恭則無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歛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晦  
論語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文檄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

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靖江經畧治聞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運副郎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

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謚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肯之

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  
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  
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  
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

孝宗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已任起忠獻公  
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檄宜文字公時年甫二  
十內贊密謀外參樞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爲已  
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卽進曰陛  
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  
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  
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對勞  
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  
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  
未決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忠獻以辭世卽草上  
拜䟽言吾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  
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胷中  
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夫人之際此所以事屢  
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爲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  
是爲監而深察之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  
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爲破虜

之一竒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陞辭時宰相方籍恢復之說爲身謀而其所以爲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容見上卽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曾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資陵寢之故以爲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饒饒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饒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



論者猶以爲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夾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爲過計之憂哉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

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下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永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朱子述  
行狀後

嘗曰廷對瀆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瀆是立得却交是當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為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為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為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為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豈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

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闊徂於評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某切覩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恭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

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

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絕首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膈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徃及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

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且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蓋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講書謂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澁訥交際醇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

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益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及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真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異不黨同習懷坦然無復隔閼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生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

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答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竭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士先生之言行曖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川無

趾並見上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

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指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云云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

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友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益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  
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  
太高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  
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  
人言多不敢過爲高遠之論

敬夫大聰明看道理不仔細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

覺會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胸  
翁語





